

YUFAHUA YU YUFA YANJIU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

(七)

吴福祥 汪国胜 主编



创于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

(七)

吴福祥 汪国胜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創于 1897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 7 / 吴福祥, 汪国胜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1657-2

I. ①语… II. ①吴… ②汪… III. ①汉语—语
法—文集 IV. ①H1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593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

(七)

吴福祥 汪国胜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657 - 2

2015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8

定价：39.00元

主编与编委

主编：吴福祥 汪国胜

**编委：何宛屏 洪 波 匡鹏飞 李宗江
刘丹青 汪国胜 吴福祥 张谊生**

目 录

| | | |
|---------------------------------|---------|-------|
| 汉语中序列到量化的语义演变模式 | 董正存 | (1) |
| 粤语方言三个全称量化词的来源和语法化 | 郭必之 李宝伦 | (25) |
| 从《左传》看先秦汉语“也”“矣”的语气功能差异 | 洪 波 | (57) |
| 汉语时间分句的表达功能及形成机制 | 匡鹏飞 龚琼芳 | (69) |
| 论“汇拢”源义总括副词的演变规律与例外 | 雷冬平 胡丽珍 | (85) |
| 试谈语言中的主体性与主观性 | 李 明 | (114) |
| 汉语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模式 | | |
| ——附论音义互动关系 | 李小军 | (148) |
| 语气词“不成”的来源及其语法化补议 | 刘子瑜 黄小玉 | (176) |
| 双关系小句标记现象分析 | 龙海平 闻 静 | (190) |
| 被动介词“著”的来源探析 | 马贝加 张纪花 | (203) |
| 从等待义到时间指示功能的演变 | 邱丽媛 董秀芳 | (227) |
| 小句语法化为语气标记二例 | 宋文辉 | (247) |
| 白语 no ³³ 的多功能模式及演化路径 | 吴福祥 | (269) |
| 闽东北片方言两种处置式介词的来源 | | |
| 及其语法化 | 吴瑞文 | (304) |
| 话说“永远”:从孔子到老舍 | 邢福义 | (334) |

| | |
|-----------------------|-----------|
| “者”衰“底(的)”兴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 杨荣祥 (341) |
| 从“往”义动词到远指代词 | |
| ——上古汉语指示词“之”的来源 | 张定 (360) |
| 从前加到后附：“(有)所”的跨层后缀化研究 | |
| ——兼论“有所”的词汇化及其功能与表达 | 张谊生 (374) |
| 武汉方言“得”的模态用法及其语法化 | 赵葵欣 (403) |
| “对了”的两种话语标记用法及其浮现动因 | 朱军 (431) |
| 后记 | (447) |

汉语中序列到量化的语义演变模式

董正存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 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随时”“随地”“随处”“逐一”“逐个”等词具有量化特征，能够约束论域内的任何一个或每一个个体成员，如：

(1) 我是队里最高的球员，所以当我们到达后，所有镜头都随时随地地对准我。（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2) 巴黎的街巷里，有关中国的灯箱广告随处可见。（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3) 中方代表对文本中的每一个字都逐一推敲，据理力争。（1996 年《人民日报》）

(4) 尸骨被逐一编号鉴定。（《读书》vol-203）

(5) 这也暗示出，他愿意开门见山的把来意说明，而且不希望逐一的见祁家全家的老幼。（老舍《四世同堂》）

(6) 商场内的疏散标志已全部粘贴到位，112 个应急照明灯也逐个检修完毕。（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7) 刘主席在牡丹园里逐个品种仔细观看。（1993 年《人

民日报》)

(8) 那些钻石和金银制品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她逐个逐个地品评着, 欣赏着。(白帆《那方方的博士帽》)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a)如果上述各词的内部结构为XY, 量化意义的解读应该跟X密切相关,X可看作量化限定成分(如“随”“逐”)①,Y既可以是所约束的论域(如“时”“地”“处”), 也可以是论域内的个体成员(如“一”“个”);(b)“逐一”“逐个”所约束的论域既可以在其左侧[如(3)、(4)、(6)], 也可以在其右侧[如(5)、(7)];(c)“逐个”可以重叠使用[如(8)], 其后也可以出现名词性成分[如(7)], 此名词性成分即为所约束的论域。

在现代汉语方言中,“随”“逐”作为构词语素构成的组合也具有量化特征,如:

(9) 随 X: 随项 随会儿^②

(10) 逐 X: 逐工 逐个 逐位 逐事 逐种 逐搭 逐一搭 逐所在^③

除了“随”“逐”外,现代汉语中的“列位”与近代汉语的“排日”也具有量化功能。“列位”后可以不出现所约束的论域,如若出现,只能出现名词性成分,义为“各位”,一般用在呼语中,最常出现在讲话、演说等的开头,如:

(11) 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胡适《归国杂感》)

(12) 列位先生,列位朋友,列位大人,列位弟兄,列位看官……

实际上,“列”的量化用法早在上古就已出现,如:

(13) 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賂。
（《左传·哀公十一年》）

(14)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韩非子·五蠹》）

(15) 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史记·淮阴侯列传》）

(16) 菅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史记·货殖列传》）

此外，还有“列民”“列邦”“列臣”“列都”等格式在上古也很常见。

近代汉语的“排日”义为“每天”，如：

(17) 排日醉过梅落后，通宵吟到雪残时。（陆游《小饮梅花下作》）

(18) 要饭钱排日支持，索费发无时横取。（刘致《端正好·上高监司》）

“排”与名词性成分构成具有量化义的“排 X”格式，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也有一些证据，如：

排天：名词，义为“每天”，湘语。

排年：名词，义为“每年”，湘语。

排处儿：副词，义为“到处”，中原官话。

(19) a. 面糊自己参加了犁耙小组，排天耖田和耙田，忙得不可开交。（周立波《山乡巨变》十四）

b. 你到哪儿去了？我排处儿找你找不着。

由上文所举例子可知，汉语中“随”“逐”“列”“排”都可以作为

量化限定成分,与其所约束的论域或论域中的个体成员共同实现量化功能表达。它们的量化意义由何发展出来,量化功能的获得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制约它们演变的动因是什么,目前尚未见到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对此进行解释与说明。

2 量化意义由何而来?

综合考察“随”“逐”“排”“列”发现,它们具有共同的义项,这一义项跟“顺序”或“次序”有关,本文概称为“序列”。既然它们四个都能够表达序列义,又都具有量化意义,按照语言演变规律,是不是可以断定它们的量化意义是由序列义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汉语存在着“序列>量化”的语义演变模式呢?这恐怕需要先考察它们的序列义用法和量化用法之后才能确定。本文以“逐”为例^④,探讨序列义与量化义用法之间的关系。在探讨之前,先交代一下“逐”表序列义和量化义的用法;为易于理解,下面以现代汉语为例说明。

2.1 在现代汉语中,“逐”可用作介词,义为“挨着(次序)”,“逐”与其后出现的名词性成分组成介宾短语来修饰其后的谓词性成分 VP,如“逐句翻译”“逐条说明”“逐次解决”等。另外,“逐”还可以作为构词语素出现在双音副词“逐一”“逐个”“逐年”“逐日”中,它们在权威工具书中的释义均含有序列义。可见,不管是介宾短语还是双音副词,“逐 X”均具有顺序义。我们发现,这种顺序隐含在指称集合内部不同个体成员的有序排列中,“逐”能够将同一个谓词性成分 VP 所表达的动作行为分配给有序集合内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成员,从而使得每一个不同的个体成员均实施或参与这

个谓词性成分 VP 所表达的动作行为,或者是受到这个谓词性成分的支配,即通过对每一个个体的周延达成对整个集合的周延,具有分配性(distributivity)特征,“逐”的这一特征在方式副词“逐一”的用法中体现得甚为明显。

根据语言事实可知,副词“逐一”要求具有复数意义的名词性成分作为指称集合,这可由以下几个方面判断得出:

(a)与“每”“各”“全”“都”“所有”“全部”等量化成分连用

(20) 各部门主管都将与部属逐一交谈,讨论得失。

(21) 海口交巡警支队已将所有特种号牌车辆的违章、违法情况逐一登记。

(b)与“几”“一些”“许多”“部分”“一系列”等量化成分连用

(22) 出版社费时 7 个月,对几万片经板逐一清点登录,重新按《千字文》序号排列出来。

(23) 目前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各项共识和双方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正在逐一得到落实。

(c)上下文中出现并列格式

(24) 前进中道路上的困难和问题当然要逐一解决。

(d)出现具有复数意义的具体数目

(25) 全县对县直75个部、办、委、局领导班子的310名干部逐一考评。

(e)上下文出现重叠格式

(26) 将大大小小的毛病一一列举在车间的黑板报上,逐一加以克服。

(f)上下文中出现带复数意义的后缀“们”

(27) 李鹏总理逐一解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

有时,虽然上下文中缺乏表示复数意义的形式标志,但指称集合依然需要做复数意义理解,如:

(2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有关部门,对民主党派的建议逐一答复。

从指称集合与副词“逐一”所修饰的谓词性成分 VP 之间的语义关系来看,具有复数意义的名词性成分可以是施事、受事和与事,其中受事既可以是受事宾语也可以是受事主语,指称集合为谓词性成分的受事宾语最为常见,占全部用例的近 90%,如:

(a) 受事宾语

(29) 胡锦涛夫妇和希拉克夫妇在奥赛博物馆馆长勒穆瓦纳的陪同下,逐一欣赏、品评着这些佳作。

(b) 受事主语

(30) 现在对许多都市家庭来说,彩电、冰箱、音响、录像机等家用电器都已逐一添置。

(c) 施事

(31) 唐翔千、唐骥千、倪少杰、丁午寿、罗肇强、格士德、朱祖涵、邵炎忠逐一走进人民大会堂,聆听邓小平讲香港前途问题。

(d) 与事

(32) 邓小平亲自走到门外迎接,与他们逐一握手。

副词“逐一”既可以左向指称,也可以右向指称,以前者最为常见,例见引言。有时,“逐一”并不严格要求与其所指称的集合毗邻,但是要求与其他构成事件的谓词性成分处在同一个完整的语义框架中,如:

(33) 各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统一部署,在清理市场、控制

流通的同时,对违法侵权产品穷根究底,查明来源,查明集散地,逐一予以重点整顿。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可以概括出“逐一”的分配性具有三个特点:(a)“逐一”所约束的指称集合是一个具有复数意义的名词性成分,指称集合内部的不同个体成员之间应该呈有序性排列;(b)“逐一”所约束的名词性指称集合与其所修饰的谓词性成分应该出现在同一个语义框架中;(c)指称集合的复数意义是语义上的,而不是语法上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把“逐一”看成一个修饰符,它以事件中多名参与者为目标,将一个事件分解为若干个有序子事件,并将多名参与者分配在这些子事件中。“逐”的分配性特征依托内部有序的复数集合而存在,序列性是“逐”表达量化的基础与前提,二者关系十分紧密。另外,“逐”作为量化限定成分参与构成的双音副词与作为介词构成的顺序义介宾短语在现代汉语中广有用例,双音副词应该由介宾短语词汇化而来。下面重点揭示“逐”由序列义演变出量化义的发展过程。

2.2 “逐”本义为“追逐、追赶”,在甲骨文中,动词“逐”的对象主要是动物^⑤,从西周金文开始,“逐”后对象不再受限于动物。“逐”可以和其他动词搭配成连动结构,始于春秋时期(黄成,2011),如:

(34)蔡昭侯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左传·哀公四年》)

在这样的句法环境中,“逐”逐渐引申出“随、跟随”义,依然用作动词,如:

(35)目随色而变易,眼逐貌而转移。(《全梁文》)

(36)逐流牵荇叶,缘岸摘芦苗。(储光羲《江南曲》)

(37)白发逐梳落,朱颜辞镜去。(白居易《渐老》)

无论是“追逐、追赶”义还是“随、跟随”义，“X逐Y”的语义均可理解为X在Y后，X随Y而实施某种动作行为。当Y是一个具有复数意义、内部可离散为若干个个体成员的有序集合或有序集合内的某个个体成员时，X就可以依照有序集合Y内的个体成员顺序顺次实施“逐Y”后谓词性成分VP所代表的动作行为，“逐”也因此发展出介词用法，义为“依照/按照……次序/顺序”^⑥，如：

(38) 种法：黄场时，以耧耩，逐垄手下之。（《齐民要术·卷三·种蒜》）

(39) 大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通典》）

(40) 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孟浩然《秦中寄远上人》）

例中“垄”应理解为内部可离散为若干条在空间上有有序排列的“垄”组成的复数集合，“月”和“年”应理解为内部可离散为若干个在时间上有有序排列的“月”和“年”组成的复数集合。此种用法中的复数集合Y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a) 有定性(definiteness)

一般而言，“逐”后具有复数意义的名词性成分，能够提供可供理解和确认的既定指称集合或范围，能够涵盖名词性成分指称事物的总和，这是有定性的两个本质属性——可确认性(identifiability)和全括性(inclusiveness)的要求(C. Lyons, 1999；术语翻译见王欣, 2003)。

(b) 离散性(discreteness)

如果对一个数量体形成的概念是在其构成整体中有分离或中断的情况，这个数量体内部就是离散性的(Talmy, 2000)。“逐”后

名词性成分所指称的集合或范围能够离析出若干个可分离或中断的个体，如“垄”这一集合就由若干条在空间彼此挨序但又各自分离的“垄”构成。

“有定性”与“离散性”是“逐”后名词性成分所构成集合的整体属性，接下来的“序列性”和“量增性”是从内部个体成员这一角度来看得出来的。

(c) 序列性(sequentiality)

“逐”后名词性成分所指称集合的内部个体成员在时间和空间上呈有序性排列，全部个体成员彼此依序存在，个体成员之间的序列性存在造成集合为一个有序集合。

(d) 量增性(quantity increasement)

不同个体成员之间的序列性存在会对集合的内部容量造成影响，集合内的不同个体成员依序递增排列，会对集合造成增量影响，使得集合可以无限增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逻辑上来分析，指称集合 Y 中的个体成员出现于“逐 Y”格式时不能从最后一个个体成员开始，从最后一个个体成员开始无法保证其后续接个体成员，从而造成“逐 Y”格式表达在逻辑上不成立，这说明指称集合 Y 的个体成员不能落实为排序最后的一个个体成员，只能从与最后一个个体成员挨序邻接的前一个成员开始依序递增。这可概括为如下公式：

$$\Omega = \{x_1, x_2, x_3, \dots, x_n\}$$

$$A = \{x_m : x_{m+1} \in \Omega\}$$

Ω 表示一个集合，这一集合有 n 个个体成员，m 表示与最后一个成员 n 挨序邻接的前一个成员，即 n-1，要保证“逐 Y”格式的表达在逻辑上成立，个体成员要从 m 开始依序递增。

2.3 复数集合及复数集合可离散为不同的个体成员,即有定性和离散性,是“逐”获得量化义的首要语义前提。以指称集合为谓词性成分的施事为例,复数集合内部的不同个体成员按照排列次序一个接一个地实施谓词性成分 VP 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依序行进到最后一个个体成员来实施谓词性成分 VP 所表示的动作行为时,就可以推导出排序在前的所有个体成员均已实施了谓词性成分 VP 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推导出集合所指称的全部个体成员,即整个集合均已实施了谓词性成分 VP 所表示的动作行为。可以这样理解,“逐”在序列和量增两个维度上对集合内不同个体成员加以影响并进而影响整个集合,个体成员的有序存在实现为量的累积,集合个体成员的数量依序递增导致集合增容,序列和量增具有正比关系,当个体成员依序行进到排序最后的一个个体成员时就会使集合最终封闭化和明确化为范围与界限都十分明晰的一个有定集合,集合内部成员的数量以累积的方式增长,使得集合的内部容量最终具体体现为具有复数意义的一个数值,该数值能够涵盖集合内所有个体成员,这就满足了量化表达的语义要求——复数集合内的所有不同个体均都依序实施相同动作行为,表现在语言上,当“逐”参与构成的格式能够与其他量化表达形式连用或对举使用时,可以说明“逐”已能做量化义解读^⑦,如:

(41) 茁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杜甫《漫成二首》)

(42) 终身拟作卧云伴,逐日须收烧药钱。(白居易《酬元郎中书怀见赠》)

(43) 问“致曲”。曰:“曲是逐事上着力,事事上推致其极。……”(《朱子语类》卷六十四)

(44)逐事都如此理会，便件件知得个原头处。（《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45)学者须是撒开心胸，事事逐件都与理会过。（《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

(46)首蹄肝肺心肠肚尾肾等，每件逐位皆均有。（《朱子语类》卷八十九）

(47)逐朝每日醉醺醺，信着谗言坏好人。（关汉卿《邓夫人苦痛哭存孝》第二折）

(48)逐朝忍冻饿，每日在破窑中。（无名氏《越调·柳营曲》）

当“逐”参与构成的格式单独使用仍然具有量化功能时，说明“逐”的量化功能日益稳固，“逐”已将量化义内化其中，如：

(49)某受命于冥曹，主给一城内户口逐日所用之水。（《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七）

这也可由《宋语言词典》和《元语言词典》所辑录的词条“逐处”“逐次”和“逐日”“逐朝”的义项及配例看出，“逐处”“逐次”分别被释为“随处，就地”“屡次”，“逐日”和“逐朝”均被释为“天天”^⑧，例如：

(50)(诏河北缘边诸州军寨)：今后应是先落北界来归僧人，取问如不愿出家者，其随身公凭并僧衣逐处纳下。（《会要·道释》一）

(51)均州奏：为本州岛编管、前漳州军事判官练亨甫，逐次与兄练劫、弟练冲甫往女弟子鲁丽华家踰滥，后收养在宝林院郭和尚房下，令求食。（《玉照新志》卷一）

(52)不想老虔婆逐日嚷闹，百般唆哄。（《青衫泪》三〔拨不断〕白）